

## 第一章 打開音樂的門窗

### 本章大意

日治時期的蘭女校園彷彿是一個音樂的搖籃，在音樂老師織田永生的教導之下，當時的學生都能受到良好的音樂薰陶。天生熱愛音樂的月娥即是在此時奠定了她的音樂基礎，也引爆出她對音樂超乎尋常的熱情。

月娥與織田老師的師生之情延續多年，直到織田老師伉儷故世多年，這份情誼依然透過下一代延續了下來。

- 春天的訊息
- 北方的邀請
- 從小愛音樂
- 橫生變故
- 下決心學音樂
- 音樂選修課
- 世界名曲薰陶
- 人人愛唱歌
- 被稱為音樂狂
- 望族之女洪串珠
- 名門千金陳美完
- 返鄉路迢遙
- 跨海師生情

## ■ 春天的訊息

早春三月，寒流威力已然收斂不少，偶見北返雁鴨成群結隊掠過天空，晚開的櫻花任憑春風撫弄，嬌態嫣然，楓樹新芽爭先恐後冒出枝頭，孤挺花、金蓮花熱情的迎接陽光，農夫忙著整理水田，準備秧苗播種；……春天的腳步一如往年來到了水水的蘭陽平原。

月娥坐在客廳，想著下個月的日本之旅，心情略帶興奮。這將是她生平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國土，兒女有三人將陪同她前往。屆時除了旅遊，也將到大阪欣賞知名的寶塚歌舞團的盛大演出。

原本她對出國旅遊興致不高，上一次出國已經是許多年前的往事了。

那年她從服務的礁溪國中退休，下了很大的決心，跟丈夫兩個人到美國去探望大兒子一家人。兒子跟媳婦留學美國之後，在那裡奮力打拼成家立業，許多年來，兒子媳婦不知邀請多少次了，她雖有些心動，但始終沒有成行。一來心裡放不下家中年事已高的老母親，二來，自己好像永遠有忙不完的事情。那一次出國在兒子家住了一段時間，兩個老人家看到兒子媳婦這些年來的成就，心裡十分寬慰。想當年，兒子要出國，丈夫可是老大不高興呢！

夫妻倆出國期間，小兒子自願要留在家裡陪伴阿媽，個性好強的母親卻一口拒絕：「免啦！免啦！你去無閒（忙）你的，我家己（自己）會照顧我家己。」那年母親已經八十歲了，個性堅強的她卻總是服老。

然而，就在她回國的前幾天，母親在家不慎跌倒受傷，月娥對此十分愧疚，覺得自己未盡到為人子女的責任。從此，她更不想出遠門；萬一離家期間母親健康出差錯，她一定無法原諒自己。

那次之後，月娥好長一段時間沒再出國。不管別人怎麼說，她都不為所動。

大約民國 50 年代左右，當年任教蘭陽高女的日本老師同學先後回來舊地重遊，宜蘭人多情好客又念舊，師生難得相聚，學生們總是熱烈地招待一番，並致贈紀念品。你來我往，國內開放觀光之後，老同學們興致勃勃，幾次成群結伴到日本旅遊，順便探望高女時代的日本老師跟同學，重溫少女時代的記憶。月娥沒有動心，她寧願守在老媽媽身邊。

2007 年，母女相伴長達 80 年的生涯終於劃下句點。母親以 104 歲的高齡辭世，這年，月娥也來到 80 歲了。

這些年來，兒女們總是勸她，不要老是宅在家中，眼睛老是盯著五線譜，趁



著手腳還靈活，眼能看耳能聽，多出去走走看看。去年（2012），二女兒從公職退休，無論如何要說動月娥出國一遊。月娥被說動了，在女兒女婿的陪伴下，搭上飛機，飛往中國深圳觀光，一週之後歸來，興奮之情依然未退。這次旅遊不止讓她大開眼界，最高興的是，平常看來弱不禁風的身子，還承受得起各種舟車接駁。這一趟旅遊讓她對自己有了信心。

日本是她很想去的地方，語言文字都通，祇消有個人作陪；畢竟年紀大了。

## ■ 北方的邀請

祇是當年邀她出國的老同學們都老了、病了，甚或故世了，這幾年「蘭花會」<sup>1</sup>的年度聚會人數越來越少，有些前一年還穿戴齊整、笑容滿面出席的，隔一年就成了天上人間，屬於她們這個世代的故事似乎已到了末頁，活著的每一天都是如此珍貴，老同學見見面，互相問個好已經不容易了，哪裡還會想要出國？

2011年四月初，月娥收到一封從日本兵庫縣捎來的信函，開頭即寫到3月11日發生在福島的核能災變，及所造成的巨大衝擊，信末報告家人近期生活狀況，述說對礁溪溫泉的懷念。這年「蘭花會」輪到第二屆學姊主辦，月娥依例出席，並把來自日本的訊息帶到會場跟大家分享。寫信的人是黑住淑子，出生於台灣，回去日本那一年大約10歲左右。她的父親叫做織田永生，昭和14（1939）年3月1日起到蘭陽女中擔任教職，一直到日本戰敗被遣返為止，六年期間，所有蘭陽高女的學生都曾受教於他，因為他是學校唯一的音樂老師。<sup>2</sup>

月娥是少數在學期間選修音樂的學生之一，或許是因為這層關係，她跟織田老師一家人的情誼維繫至今不絕，即使織田老師及師母已作古多年，月娥跟他的家人依然有書信來往，師生情誼延續好幾代，也算少有的了！

今年春節期間，月娥接到唱子小姐從日本福岡縣寄來的新年賀卡。唱子小姐是織田老師的孫女（兒子的女兒），她剛成立了小家庭，卡片上方是一家三口甜蜜幸福的照片，唱子小姐手裡抱著三個月大的小寶寶，夫妻倆眼睛都望著這可愛的小生命，卡片下方幾行問候語，分享獲得新生命的喜悅，並說：歡迎你們來日本玩

---

<sup>1</sup> 蘭陽高等女學校於昭和13年成立，戰爭結束之前共招生八屆，這些校友日後組成校友會，名為「蘭花會」，近年每逢蘭女校慶時「蘭花會」即回母校聚會。

<sup>2</sup> 織田永生原籍日本四國高知縣，昭和14.07.10到蘭陽女中服務，官職「教諭」擔任學科為「音樂習字」，校務工作包括：學級主任、儀式係主任。（參考文獻：台北州立蘭陽高等女學校 昭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現在（校況））

身體倚靠在客廳沙發，眼裡凝視著賀卡，月娥揣想著許久未見的織田老師家人，想著慕名已久的寶塚歌舞團，思緒潛入少女時代的蘭女生涯——那個理著齊耳短髮，有著粉嫩雙頰、修長個兒穿著水兵領制服的夢幻少女，如何被音樂深深吸引，在那裡盡情汲取音樂養分，從此逐步踏上音樂之路，而引領她進入音樂生涯的關鍵人物正是她高女時期的班級導師—織田永生。



◎圖 1-1，1-2 織田老師的孫女從日本寄來問候卡片。/張美鳳翻攝

## ■ 從小愛音樂

談到音樂，時序必須再往前挪移。月娥從小喜愛音樂，這天賦可能來自母親的遺傳。

母親張林蕉（1904-2007）台北縣平溪鄉人，生家姓林，從小就分給十分寮姓胡的人家當媳婦仔。林蕉從小聰明伶俐，做起事來有條有理，很受養父母的疼愛，有「媳婦仔王」的稱號。林蕉土名叫「阿香」，喜歡跟人開玩笑，所以鄰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叫她「尚香」。她的手藝很好，會用菅芒的梗做雨傘，還有雞、牛、馬...等各種小動物。養家有很多農事需要她幫忙，也要放牛，所以她沒有上學，別人去讀書她就在家做著玩，學生放學時經過她家就會一直朝她叫：「尚香、尚香...」，大家都搶著跟她要那些手編的小動物，要不然就叫她唱歌。林蕉天性樂觀，活力十足，活潑且愛唱歌，尤其是四句連，即使到年紀近百，信口拈來即



興演出，經常讓到訪的親朋好友開懷大笑，讚不絕口。

可能是遺傳自母親的天分，月娥從小就喜歡音樂和歌唱，從一個例子可以清楚看出她的性向，這也是她念念不忘的往事：

記得五、六歲的時候，爸爸媽媽曾帶我去台北菊元百貨公司玩，菊元規模很大，裡面什麼都有，像現在的 SOGO 一樣。

媽媽買了很漂亮的外套給我，我覺得有沒有買衣服無所謂，我比較想要的是鋼琴，小小一台，按下去會發出 do、re、mi……，那聲音真好聽，我就跟媽媽說我要這個。媽媽想說給我買衣服就花很多錢了，她說：「不要啦，省一點！省一點！」回程到了臺北車站我還一直念：「那個可以按 do、re、mi 都沒買，我回去可以玩啦，可以跟姊姊唱歌。」媽媽被我吵到沒辦法，就說：「再回去買！再回去買！」幸好百貨公司離車站沒有很遠，我終於得到我要的小鋼琴。

長她三歲的姊姊張月嬌是她的啟蒙老師，小時候常帶著她一起去看野台歌仔戲，又聯合鄰近的小孩在家前面的大樹公下搬演歌仔戲，那是她最快樂的回憶。

姊姊就像一位小老師，自己在學校學會什麼，回到家來就教給妹妹，教她唱歌、背樂譜。姊姊教過她就會了，成天在家裡哼唱，幾首童謠早已琅琅上口，等到正式上小學時，老師所教的她大部份都先學會了，老師因此特別喜歡她。

父親張魚（1900-1962）任職瑞芳礦業，負責到各地採買坑木，主要採買地點都在宜蘭，一來是地緣關係，二來是，父親原本就是宜蘭頭城蕃薯寮的人。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她們常常搬家，因此月娥小學讀了好幾個學校。一開始在瑞芳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轉到礁溪公學校，四年級的時候又轉到四城公學校。五年級的第一學期還在四城公學校，第二學期轉到宜蘭市的女子公學校，第三學期則搬去頭城，在頭圍公學校讀到畢業。小學期間，她的音樂天分被老師注意到了，經常獲得在遊藝會的節目中演出的機會。

在四城公學校就讀時，級任老師張輔三常在課餘指導她及另外幾位同學唱歌，也會安排她們上台表演。張老師發現月娥雖然很會唱歌，但音域不是很寬，高音部分比較沒辦法表現。六年級的級任老師是日本籍的早川康夫先生，他對音樂也很有興趣，常指導月娥跟同學謝姬媛兩人唱歌。謝姬媛的父親在當警察，所以也常隨著父親的調動而搬家，五年級第三學期才轉學到頭圍公學校。月娥說，謝姬媛的聲音非常甜美，人也長得很甜，無論到哪裡，每個老師都很喜歡她。在

宜蘭市女子公學校就讀時，陳愛珠老師也是對她疼愛有加：

謝姬媛最想念陳愛珠老師，說以前教她如何自然發聲，不可以用喉嚨，如何如何……每次上台表演都找她。非常受到陳愛珠老師的疼愛，教會她唱許多好聽的歌曲。

## ■ 橫生變故

月娥沒有兄弟，跟唯一的姊姊感情極為親密，姊姊也總是處處護著她。她記得小學五年級在女子國校就讀時，剛從鄉下學校轉到市中心，姊姊可能怕她無法適應，功課跟不上，好幾次拿便當給她時，都站在教室外面看著她，關懷之情表露無疑。一個學期之後，她們搬家到頭城，就在那時候姊姊突然病逝，全家陷於極度的哀痛之中：

姊姊 15 歲那年突然過世，這是我們家的大事情，爸爸的日記上寫著：「天要滅我！」。爸爸平常不愛說話，但他一定是非常的傷心，媽媽也是哭得很厲害，我一天到晚都好像聽到她的哭聲，差點精神錯亂。後來我只要看到人家家裡有靈桌，就會覺得這世間很恐怖，為什麼人會死？姊姊為什麼突然會死？

我記得姊姊出殯前要看日子，媽媽一直哭、哭得很傷心。我要上課，可是我人在外面耳朵都還是媽媽的哭聲。我媽媽常常說要自殺，我很怕...，一直煩惱、恐懼。

四口之家突然少了一個人，彷彿整個世界也跟著走樣了，悲戚的氣氛一直籠罩著家裡，月娥難捨姊姊驟逝，又必須面對哀痛逾恆的雙親，日子變得十分痛苦難熬。好不容易頭圍公學校六年級畢業，她和同班的謝姬媛、陳美三個好朋友同時考上了蘭陽高等女學校，音樂再度走入她的生活，也帶給她及家人轉變的契機：

因為家裡發生這個事故，我後來差點神經錯亂，一直煩惱人不知幾時會死？怎麼會死？常常這樣想。後來考上蘭陽女中，去學校之後聽到從禮堂流出美妙的鋼琴演奏和合唱的聲音，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屆學姐李淑媛彈的〈流浪之民〉伴奏及其合唱，伴奏旋律優美多變，合唱時大家都輕輕地、輕輕地唱，聲音非常的有表情，我聽到之後，啊～，整個心情就舒展開來，漸漸比較平靜。以前我姊姊喜歡音樂，我自己也有興趣，我就下決心學音樂。



## ■ 下決心學音樂

高等女學校修學年限是四年（每學年有三個學期），音樂課從二年級之後才有，但月娥常不知不覺的被音樂教室裡所傳出來的樂音所吸引，她不只一次去音樂教室看學姊練琴，暗中學習，渴望有一天可以跟學姊一樣，坐在音樂教室裡暢快的彈奏，隨著手指起落移動，美妙的音符也隨之飄揚。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進到音樂教室彈琴，音樂選修生才有機會進去練琴。終於等到升上二年級，而她的班級導師就是專門教音樂的織田老師，真太巧了！但怎樣才能成為音樂選修生呢？她熱切期盼著：

高女二年級的時候，織田老師說：要參加音樂選修的人考試的成績一定要好，其他再考慮。後來考試考過了，老師還沒宣佈誰可以參加，我自己就迫不及待的跑去問老師：

老師，我考得怎麼樣？（月娥小心翼翼地。）

還可以啦！（老師的態度好像有些保留。）

那我可不可以參加？（仍抱著一絲希望。）

你家有沒有琴？（又多了一道門檻。）

沒有。可是很多地方都有琴啊！我可以去借。「部落會」都有風琴啊，只要有心都可以去借啊，（提出應對辦法。）

堅定的表情，閃閃發亮的眼神，織田老師看得出來眼前這個學生是真正喜歡音樂的，他面露笑容溫和地說：「妳真的喜歡要認真練喔！」這表示老師已經同意她選修了，月娥用力點點頭，大聲回答：「好！」堅定的語氣彷彿是對自己的一個承諾。

## ■ 音樂選修課

學音樂在當時並不熱門，大部分的高女學生會選修插花、烹飪、手藝之類的課程，當時的氛圍是，不管讀多少書，女孩們將來都會成為人婦，這些課程對家庭比較有幫助。只有極少數對音樂真正有興趣的人才會選修音樂，但光有興趣還不夠，家庭經濟也要在水準之上，當時沒有幾個家庭買得起風琴，鋼琴則是完全不可能。第一屆選修音樂只有兩位，一位是蔣霞如，另一位是陳琇幘，她們的家庭環境都相當不錯，兩位學姊後來都成為學校的音樂老師，執教終身。

第二屆好像只有一位，她原來的名字叫做李阿森，一度改名為森本淳子，戰後改名為李淑媛。月娥對她的印像是非常活潑，鋼琴談得非常好，學校的合唱表演經常由她伴奏，她所彈的合唱曲〈流浪之民〉讓月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這位優秀的學姊後來並沒有往音樂這條路發展，畢業後嫁給羅東的望族，婚後以丈夫的事業為主，很少露面。

第三屆只有月娥跟陳宜兩位選修音樂。但兩人選修的動機完全不一樣，月娥對音樂的興趣濃厚，陳宜完全不同，月娥說：

陳宜個子高高的，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她的爸爸陳阿坤（後來當女子國校的校長）跟織田老師非常要好，特別拜託他，說這個女兒像個男孩子一樣，讓她增加一點音樂的涵養，多一點女孩子氣。這是陳宜親自告訴我的。

教室裡的座位是按身高排的，個子小的坐在前面，個子高的坐在後面，月娥跟幾位坐在後面的同學成為要好的朋友，其中跟陳宜、許翠花、李菊等人成為莫逆之交。有趣的是幾個好朋友的專長跟興趣都不一樣：

我喜歡音樂，李菊擅長裁縫，許翠花擅長運動，陳宜自然科學方面非常優異，她的數學非常好，腦筋很好，很多人不會的她都會，日本同學都很佩服她。記得畢業前我們四人曾參加遊藝的歌舞表演，節目是陳宜設計的，演出時陳宜跟許翠花穿上西裝扮男成男士，我跟李菊則穿上旗袍扮演可愛的姑娘，四個人在台上又唱又演，表演完畢台下老師跟同學都給我們熱烈的掌聲。

當時選修音樂的真是寥寥可數，到第四屆時仍然只有兩位。一位叫做黃雪，她生長在宜蘭市黃西家族，也是當地的望族。有一次，織田老師安排月娥跟黃雪兩人上台表演雙手聯彈，一人一部風琴，記得是表演韓德爾的歌劇「阿依達」裡面的一段〈勇士凱旋〉，那一次的演出讓她印象深刻：

她彈主旋律，我伴奏，本來兩人表演前應該先對望一下，然後再開始彈琴，但默契不足，黃雪自顧自地彈了起來，我想跟已經跟不上，一開始亂了節奏，後面就跟著亂掉了。表演不理想，我很不好意思，去跟老師道歉，織田老師對我笑笑沒說什麼，他能瞭解。

黃雪個性活潑、穿著摩登又很會跳舞，畢業後嫁給門當戶對的有錢人家，聽說她整天忙著招待生意來往的客人，自然也沒有朝音樂發展。倒是第四屆還有一



位學妹賴碧花，月娥跟她有較多的接觸。國小三年級時，月娥轉學到礁溪國小，跟她是同班同學。印象中擔任班長的賴碧花功課非常好，很受老師疼愛，不過她的家境不是很好，公學校畢業後去日籍老師家幫傭，幫老師帶小孩，這位老師愛惜人才，鼓勵她繼續上進，隔年她考上蘭陽高女，成為月娥的學妹。賴碧花在校有選修音樂，畢業後先分發到四結國小當老師，戰後轉到礁溪國小，跟月娥成了同事。兩人同是織田老師的子弟，所學亦頗為相近，當時音樂人才相當缺乏，兩人都被校長指定教音樂科。賴碧花後來轉到台北老松國小任教，感受到台北音樂水準比宜蘭鄉下地區高出許多，她放棄音樂改教數學，發揮數學方面的專長。

蘭女第五屆之後有無音樂選修生，月娥不曾聽說。那時（昭和 17 年，1942）太平洋戰爭<sup>3</sup>已經爆發，隨著戰事逼近，全島陷入備戰的緊張氣氛中，是不是因此影響學生選修音樂的意願低落則不得而知。

## ■ 世界名曲薰陶

日本上野音樂學校的教授永井郁子是一位女高音，基於一種愛國情操，她在大正四年（1915）推動「藝術日語化」運動，也就是讓源自西洋的藝術歌曲日本化，將原來的歌詞翻譯成日語。她並且身先士卒，既演唱原文也嘗試用日語演唱貝多芬等名家的歌曲，當時日本國內的愛國氣氛高漲，她的行動獲得極大的支持。永井郁子更進一步將她的理念推廣至當時的殖民地台灣，她曾經邀請小提琴家田中榮太郎等人來台演出，展開台灣全島的起蒙演奏之行，竭力宣揚日本語，當時所演唱的一些名曲〈波斯菊〉〈鵲鴿〉〈花遊〉〈傳言〉，獲得聽眾熱烈的掌聲，一首〈羅蕾萊〉Loreley 引起台下極大的迴響。每年她都受邀來台進行指導，一直到戰爭期間才停止。<sup>4</sup>

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永井在台灣各地的巡迴演出包括至各地的女學校，也都獲得熱烈的迴響。顯然永井女士的巡演對當時的台灣音樂教育造成了若干影響，其中女學校的部分，在音樂教科書上可以見到一些端倪。月娥保存了當年她在高女就讀時的音樂教科書，許多翻譯自西洋的名曲赫然在列，而歌詞幾乎都翻譯成日語，只有少數幾首做為鑑賞參考曲仍保留原文歌詞。

或者是由於她的熱情推廣，也或者還有其他原因，總之，進入高女的女性在

<sup>3</sup> 太平洋戰爭（英語：Pacific War，日語：太平洋戦争；另有大東亞戰爭之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日本帝國為首的軸心國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於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間進行的戰爭，範圍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和東亞地區。摘自維基百科。

<sup>4</sup> 竹中信子，2009，《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 昭和篇/上》093~096

音樂方面的接觸面更廣了，透過學校的音樂課，她們不止認識日本的歌曲，也認識日本以外其他國家的經典樂曲，開啟了她們聆賞音樂的能力，也豐富了她們的心靈。

織田老師出身日本音樂學校，聲樂是他的專長，也擅長鋼琴、風琴、小提琴與各種樂器，任教蘭女期間，他擔任所有班級的音樂課，每週二節，經常可以聽到他引吭高歌，帶領學生練習各國經典名曲，認識西洋的有名音樂家，韓德爾、貝多芬、舒伯特、孟德爾頌.....。他的個性隨和，喜歡說笑，加上有好聽的歌曲，因此，音樂課成為大家都喜愛的課程。正課之外，他也指導學生練習合唱，有名的合唱曲〈流浪之民〉成為蘭女學生耳熟能詳的一首曲子。他曾在課堂上播放這首曲子的唱片，其中男聲獨唱即為織田老師本人，渾厚的歌聲令人陶醉，女學生都對他十分欽佩。第四屆有一位熱愛唱歌的女學生陳素禎，有一回好奇地問織田老師：「老師，您的歌聲這麼好，為什麼不去當演唱家？」織田老師笑笑，俏皮地說：「我的歌聲是還可以，可是我這張臉不太行啊！」其實織田老師雖稱不上俊美，可是也絕非上不了檯面，重要的是，在學生眼裡他是一位風趣、可親的好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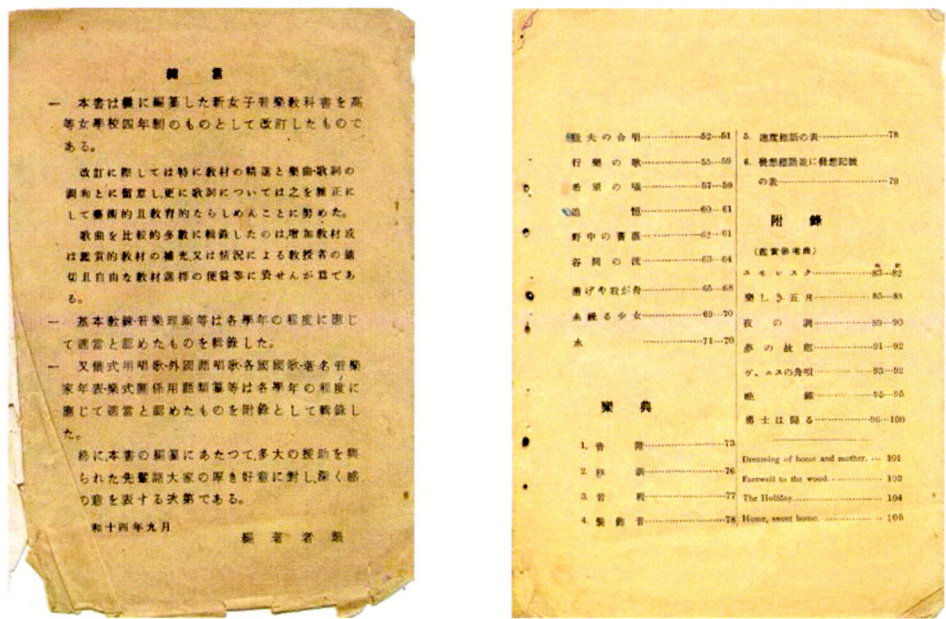
## ■ 人人愛唱歌

也許因為織田老師親切的教學風格，也許女學生天生特別愛唱歌，那些課堂上教過的，以及校外的流行歌曲，人人都能哼上幾首，最有名的有：羅蕾來、荒城の月、花、仰げば尊し（青青校樹）、故郷、サヨンの鐘（莎韻之鐘）、夕焼小焼け（晚霞漸淡）、浜辺の歌（海邊之歌）、早春賦.....。

翻開昭和 14 年發行的《新女子音樂教科書》，月娥慢慢回憶起當年音樂課時老師教過的每一首曲子，時間久遠，許多曲子早也荒疏，有些僅剩一些模糊的記憶，月娥邊看著樂譜，邊輕輕哼唱起來，一首接一首：

希望，行樂之歌，故郷，山谷間的白百合，飛揚的雲雀...。わが太陽（義大利民謠），少女のねがひ（中譯：少女的願望，蕭邦作曲），我が水手，獵人の歌（歌劇），秋の夕暮，霜の旦，獵人の合唱（韋伯作曲歌劇），希望の講，追憶（西班牙歌謠），野中の薔薇（舒伯特），糸繰の少女（中譯：紡織的少女，瑞典民謠），樂しき五月（中譯：金婚式）夜の調（中譯：小夜曲，舒伯特作曲），夢の故郷（貝多芬作曲），晚鐘，勇士は歸。





◎ 圖 1-3, 1-4 《新女子音樂教科書》內頁/ 張美鳳翻攝

在蘭女的校園裡，學生們在織田老師的課堂上唱歌，課堂外也唱歌，此起彼落，校園裡似乎無時無刻瀰漫著少女們青春無憂的快樂歌聲。月娥印象很深，有時邊換服裝（烹飪課、體育課都須換裝）也邊在唱歌，人人都愛唱歌。小學生時代的童謠已經不能滿足她們，高女時代開始廣泛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民謠，義大利、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瑞典、日本……。月娥稱那個時候的自己，有如在音樂天堂。

音樂不分國界，好的音樂自然可以打動人心，如果這好的音樂剛好又是「祖國」的音樂呢？

父親具有漢學基礎，也具有很濃的民族思想，從小常教導月娥姊妹倆：「我們不是日本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祖先是從那邊過來的。」雖然上學過程不曾遭受日籍老師的另眼相看，甚至，有幾位老師對她們特別照顧，例如頭圍公學校的早川康夫老師免費幫她和幾位同學補習，讓她們順利通過高女考試，但在月娥年輕的心裡始終沒有忘記：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有一次織田老師在課堂上跟大家介紹一首民謠〈茉莉花〉，柔美的旋律讓月娥一聽就愛上它，當老師介紹說，這是中國的民謠時，她有如觸電一般，內心十分激動：「啊！原來這是祖國的歌曲，多美啊！」

## ■ 被稱為音樂狂

那個年代樂器稀有且昂貴，尤其是鋼琴，蘭女全校只有二台，音樂教室和禮堂各放置一台，音樂教室另有幾台風琴可供練習，但僧多粥少，選修生要按照排好的時間去練習。月娥自認在選修生中練琴最勤：

二年級時我正式參加選修音樂科，每星期要請老師檢閱，頭一次檢閱的時候我就彈很多了。同學三、四個分成一組，我們那一組彈完了我就去跟老師報告。音樂老師織田很愛下棋，有一次下棋入了迷，學生都跑回去了，他還沒來，只有我還是在那邊等，趁機會在那邊多練一會兒。老師來看我，發現我已經超過他教的內容和進度了，我說我之前就看過別人彈，所以已經有學一些，老師聽了很歡喜。

家中沒有琴，她常找機會在學校練習，有時吃過午飯，老師沒有交代其他的事情，她立即往練琴室走去，若有其他空檔她也不會放過。

當時能利用鋼琴練習的同學太少，還好另有數台大、中風琴可以練習。當時，大家都有排定時間練習，但是常有同學沒有來，於是我就利用這些寶貴的時間努力練習，常常練到很晚才回家。

（摘自：張月娥 我的音樂歷程）

姊姊走了之後，她是家裡唯一的女兒，父母把她當掌上明珠般呵護著，捨不得她受一點苦。有時候興起想學點家事，母親總是把她趕走：「去唸書！去唸書！這個不用學，以後自然就會了。」選修音樂期間，除了唸書就是練琴，為了留在音樂教室多練習，她常比同學晚回家。學校在郊外的擺厘地區，從學校到火車站快步走也要 20 多分鐘，搭火車到礁溪後，下車再走一小段路才能到家。通常學生上下學會一起排隊搭固定班車，迷上音樂的月娥成了脫班的孤鳥，但她一點都不在乎：

我都練到很晚，有時候到八點才回到家。我爸爸很擔心我，問我為什麼那麼晚才回家？

我說：我佇學校練琴。

爸爸說：學彼個 kám-hó？（學那個好嗎？）

我說：bē 歹哩！（不錯哩！）



母親對她喜歡音樂非常認同，父親則時有疑慮，總覺得學音樂不是正途，很希望她能學中醫。面對父親的期望，月娥總是應付他：「以後再說！」愛樂成癡的月娥無暇他顧，一心一意汲取音樂養分。

四年級畢業旅行的時候去台中，自由活動的時間大家去逛街購物，同學都買吃的、玩的東西，月娥則是買木琴和笛子：

那時宜蘭也沒有樂器行，我一看店裡擺了那麼多樂器，眼睛一亮！但是我沒什麼錢，不敢看大型的樂器，我看到一台木琴，店裡的人彈給我聽，那個尾音達拉拉拉……這樣，我覺得很好聽，我試彈了一下，就把它買下來。我又看上笛子，店裡的人說那是好貨，吹給我聽，我覺得很好聽，就把它買下來，那是要貼上竹膜的，他有送我一些，也教我如果以後竹膜壞了，可以把竹子剖開，取裡面的竹膜來用就可以了。

那時我笨笨的，以為音樂老師什麼都會，回到旅館我就拿去問我老師，果然我老師真的會吹，他說：這不簡單呢！要多練習。他教我吹氣的技巧，要往下吹氣，不能往外吹。先要求能吹出聲音，然後再吹出音階 do re mi fa……。

「喔，我知道了！」我就拿著笛子去旅館後面庭院，自己在那邊嘍！嘍！嘍！……吹起來，有些同學要睡覺被我吵到，生氣的叫起來：「吵死啦！」呵呵……，被同學笑說「音樂狂」，好好笑。我就對吃的沒興趣，買了木琴跟笛子就好高興，呵呵……。

織田老師看到她這般模樣，知道她真正喜愛音樂，也很肯教她。畢業離校之前老師也教她彈鋼琴、聲樂、指揮等等。正因為音樂老師織田就是她二到四年級的班級導師，所以月娥有更多機會跟他學習。學校鋼琴只有兩台，少數學姊有學鋼琴，月娥選修時只有學風琴，不過那是中、大型的風琴，不是後來一般常見的簡易型風琴。月娥覺得學風琴沒有什麼不好：「早期的樂曲多半是風琴曲，風琴曲也不簡單呢，它的和聲也很不容易，很需要用腦筋。」

在校期間沒什麼機會彈鋼琴，在畢業之前織田老師特別指導她彈鋼琴的基本技法，以及聲樂等，也教她拉小提琴：

小提琴是我自己帶樂器去，還是老師借我的，我忘記了。記得拉〈荒城の月〉，那旋律很美，我自己就很陶醉

昭和 19 年 3 月月娥高女畢業時，她得到一張音樂班的賞狀，雖然從小到大

獲獎無數，包括「成績優良」「皆勤」等，但是音樂班賞狀卻最讓她感到光榮和開心，它也成了月娥日後從事音樂工作的重要能力證明。

## ■ 望族之女洪串珠

織田老師特別指導的學生不限於選修音樂的學生，有些學生曾到他所住的宿舍中接受他的個別指導，包括洪串珠、蔡金枝、陳美完等幾位。蔡金枝和月娥同為第三屆同學，但她曾經到織田老師家學鋼琴的事，月娥到畢業後才聽聞。

洪串珠是蘭女第一屆，與陳琇幃、蔣霞如、林環為同班同學。陳美完則跟月娥同為第三屆的同學。她們兩位跟織田老師也有一段緣分。

洪串珠的原生家庭在羅東可以說赫赫有名，<sup>5</sup>幾代從醫，屈指算算，家族裡當醫生的將近 20 人。不僅如此，在講究門當戶對的婚姻習俗中，娶進門的媳婦也多出身名門，或受過高等教育者，可以說家族成員幾乎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菁英份子，在此情形之下，家族所累積的聲名財產絕非尋常百姓人家所能企及。

洪串珠就是人家說的含著金湯匙出世的嬌嬌女。她上有四位兄長，是家中僅有的獨生女，小時候長得機靈可愛，尤其是一雙眼睛又大又明亮，從小受盡寵愛。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只能說是上天對她特別眷顧，讓她從小到大無憂無慮，要什麼有什麼。

祖母早逝，家中最有權力的長輩是曾祖母，人稱「秀才娘仔」。她說：「女孩子養大了也是別人的，分人去！」串珠的母親雖然也是個唸過書的女性，但面對長輩的主張她亦不敢出聲反對，唯一的女兒不得不成為人家的養女。不過她的命運並沒有就這樣改變，她笑說：「因為我太愛哭了，養家受不了我的哭鬧，只好把我送回家，呵呵……。」回憶起這段童年往事，洪串珠朗聲笑個不停。

正因為她不僅是獨生女，而且排行最小，個性又古靈精怪，父母疼她不說，幾位哥哥也當她是個寶貝。哥哥們督促她唸書，訓練她的體能，讓她從小就學會游泳，還帶她到處遊玩、增廣見識。天性加上哥哥們的薰陶和教導，培養出她樂觀開朗且充滿自信的個性。<sup>6</sup>

---

<sup>5</sup>洪串珠的父親洪阿搓（1891～1961）曾任羅東第四、五屆代表會主席，大哥林洪焰曾任羅東第三、第四任鎮長及督學等職。二哥林洪燦為中陽醫院院長，三哥洪林焜為中學教師。二哥原配陳薰蘭為宜蘭名紳陳金波先生的三女，也就是月娥同班同學陳美完的三姊。

<sup>6</sup> 參張慢，2011..03（串串笑語如珍珠）宜蘭社區大學《噶瑪蘭ㄟ花蕊》第 101 期「阿媽故事館」專題。



雖然在學期間並未特別選修音樂，但高女畢業後她一度進入中學擔任音樂老師：

學校畢業後我本來是分發到羅東的成功國小（按：當時稱為「曙國民小學」）當老師，光復後日本老師都回去了，沒牛馱馬，就找我去羅東中學教音樂，那時候（我的同學）陳琇幃在蘭陽女中，蔣霞如在宜蘭高中，那我去羅東高中這樣，這樣縣內三所高中音樂老師就我們同班幾個同學包辦。織田老師覺得這樣很不錯，我跟老師說我不敢哩，因為上課的時候如果眼睛看學生，手指就不會彈，如果眼睛看琴鍵，學生就在下邊吵，我沒有辦法兼顧，呵呵……，我覺得我能力還不夠，就去跟織田老師再學習，從羅東坐車到宜蘭他家裡學鋼琴。我下決心要跟他好好學習，每天放學後一個人留在學校繼續苦練，練到有一天，聽到同事隨著我的彈奏用口哨吹出曲調「噓～～」，我彈到哪裡他就吹到哪裡，因為，在我不斷練習的過程裡他也聽得滾瓜爛熟了。可惜跟織田老師學習時間不長，幾個月之後他就要回去日本了，老師在他回國前一個多月開始教我聲樂，教我如何用腹腔發音，讓我受益很多。

音樂能力雖然獲得提升，但是新國語卻無法掌握，洪串珠常常在上課時不自覺的使用日語，加上自己年紀比高中生大不了幾歲，教起書來備感辛苦，母親捨不得她吃苦，在羅東高中教一陣子之後，洪串珠就辭職了。哥哥們在開醫院，家境好，不愁吃穿，回到家裡當大小姐日子過得愜意又輕鬆。但當時學校很缺教師，羅東國小的校長三番兩次登門遊說，說動她母親，洪串珠於是到羅東國小任職，擔任低年級的唱遊教學，這非常符合她活潑的個性，教起來游刃有餘，也教出濃厚的興趣來，此後數十年獻身羅東國小，直到退休。

## ■ 名門千金陳美完

頂著一頭有型的白髮，八十幾歲的陳美完依然相當有韻味，小巧的菱角嘴依稀有著母親曾燕的影子。父親陳金波是宜蘭響噹噹的人物，大哥陳熙春帝國大學醫科畢業，父子倆共同經營「太平醫院」，她在家中 10 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大姊、二姊、三姊都是基隆高女畢業。姊姊們對她極為疼愛，尤其是三姊薰蘭，人長得美手藝又好，基隆高女畢業之後又到台北吉美洋裁學校學洋裁，家境好，吃穿不愁，三姊並未去就業，待字閨中的她成天就是穿得漂漂亮亮地，也盡情幫

小她 9 歲的妹妹美完裝扮，為她縫製各式可愛的服飾，把她打扮得像個洋娃娃似地。

與眾不同的出身背景與聰慧可愛的樣子，讓她在學校也受到老師們的另眼相看。美完在女子國校就讀時，一到四年級的導師是陳愛珠老師，五到六年級的導師是吳大海老師，她笑說：「好巧，這兩位教我的老師後來竟然結成夫妻。」美完對陳愛珠老師特別懷念，以前學校遊藝會或有什麼樣的表演，一定少不了她的一份，無論是唱歌或跳舞，都是陳愛珠老師指導的。

陳愛珠老師畢業於第三高女，在學期間不僅功課名列前茅，也擅長音樂與舞蹈<sup>7</sup>，美完的二姐陳慧珠則畢業於基隆高女，都是當時少數能到縣外就讀高女的名門千金小姐。陳慧珠年紀與陳愛珠相仿，當時也在女子國校任教，在當年，陳慧珠與陳愛珠這兩位年輕貌美且才藝出眾的女老師可說是學校裡的明星老師，兩人幾乎包辦了有關的表演節目設計，私底下兩人的交情也非常好，而說起陳愛珠老師的父親陳純精先生，在羅東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陳金波與陳純精一在溪北，一在溪南，可說是同時代宜蘭地區最為知名的仕紳。

昭和 15（1940）年陳美完考進蘭陽高女，跟月娥成了同班同學。已經有音樂基礎的她很受織田老師的疼愛，她在學校選修家事課，課餘則到織田老師家學鋼琴：

音樂老師（織田永生）很疼我，我跟他學鋼琴都沒有跟我收錢呢。他住在蘭女的宿舍，我都去他家學。他跟我們家很好，晚上常去我們家玩，記得有幾次他跟我們幾個同學一起到我們家玩，要回家時我送他，送到媽祖宮那邊，他說：「我送你們回去好了！」他又送我們回家，我們不好意思讓老師送，就又送他一程，一群人這樣走來走去，很好笑喔！

陳美完一向很愛唱歌，翻開日語老歌本隨時都可以哼上幾句，裡面有很多曲子是在學期間織田老師教她們唱過的。在美完的記憶中，織田老師很會唱歌也很愛唱歌，受過聲樂訓練的他也不吝引吭高歌，有幾回還唱到落下頰，想到那逗趣的畫面她邊說邊笑個不停：

蘭女沒有游泳池，暑假時，學校會舉辦臨海學校，在南方澳海邊實地上游泳課，是一、二、三年級合在一起上課，我去參加過二次。我們住在一間鐵皮

<sup>7</sup>〈陳愛珠女士訪談記錄〉，游鑑明，1994年，《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屋裡，出去就是海邊，到晚上木門關起來，大家在鐵皮屋裡同樂，音樂老師織田唱歌給我們聽，唱到下巴脫落。他的下巴常常脫落，呵呵……。

## ■ 返鄉路迢遙

昭和 20 年（1945）8 月 15 日本宣布戰敗，為期四年的太平洋終於結束，日本政府交出佔領五十年的殖民地台灣，在台日僑將分批遣返。等待期間，原來的工作已經沒了，也沒什麼收入，很多人沒飯吃，為了生活，以前貴為校長、老師也不得不淪為工人，有些學生見到當日敬仰的老師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拖板車，都不忍上前打招呼。宜蘭籍的阿媽畫家李涼有一段時間曾在宜蘭火車站前賣紅瓦，那時幫她挑瓦的工人就是她的母校—育才公學校的校長和教導主任，曾經高高在上的文官如今放下身段，只圖一口飯吃。感念老師的教導，有些家境稍好的學生多會設法接濟。

學音樂的織田老師，只會彈琴下棋，粗的做不來，等待遣返的那段期間一家七口（夫妻 4 名子女及高堂老母）的生活也陷入困境。美完家裡吃穿都很豐盛，家裡的米有佃仔定期供應，母親曾燕擅做各種醃漬物，美完常從家裡拿米啊、醬油啊……各種食物給織田老師家，多少減輕眼前的燃眉之急。

依照規定戰敗國的國民僅能攜帶少數的物品，大多數物品必須設法變賣。年輕健美的中野老師在蘭女負責體育及舞蹈的課程，<sup>8</sup>規劃各種體育賽事，指導學生排練大會舞，更曾經陪伴蘭陽高女的登山隊攀登新高山（玉山），是全校中最年輕的一位老師，但她給學生的印象是教學嚴格且不苟言笑。隨著日本戰敗，不得不劃下在蘭女服務的句點，臨走前她將一些家具櫥櫃贈送給學生陳美完，包括她最心愛的風琴。在台灣長大受教育，青春年華奉獻給蘭陽女中的中野老師，對蘭女有著一份常人無法理解的深情，暮年時她遺言將她的遺骸<sup>9</sup>葬在校園中一角，她的家人來台時陳美完跟學姊林環兩人銜命與校方溝通此事，她們擔心學校常進行各種建設，如果因此讓老師的骨骸受到驚擾或不慎遭到挖除，將十分對不起老師，與校方討論的結果，不得不予以婉拒。

沈默寡言的長岡老師是另一種典型，外表樸素略顯老氣，學生私下戲稱她為「巴將」（阿姨的意思）她負責縫紉與刺繡的課程。<sup>10</sup>她有一幅刺繡作品隨著她

<sup>8</sup> 中野老師本籍福岡縣，昭和 15 年 4 月 1 日到蘭陽女中服務，擔任體操學科，校務工作包括學籍主任、鍛鍊養護係、儀式係。（參考文獻：台北州立蘭陽高等女學校 昭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現在（校況））

<sup>9</sup> 此事另有一說，依據陳美完的說法中野老師交代葬在校園的是一枚戒指。

<sup>10</sup> 長岡老師本籍為九州大分縣，昭和 14 年 3 月 31 日到蘭陽女中服務，擔任裁縫手藝學科，校

遠從日本飄洋過海而來，在他鄉異域陪伴她度過無數孤單的日子，一針一線繡出一頭威風凜凜的老虎。眼看遣返時間將到，老虎腳下的幾片竹葉卻尚未繡妥，她沒有其他貴重的物品，承載最多回憶、最難割捨的大概就是這幅刺繡了。幾番思量，她決定將這幅作品連同她過去幾年的回憶留在台灣，心意既定，找來最值得信任的學生林鏗，將繡線及工具全部託付給她，囑咐代為完成。<sup>11</sup>

織田老師最沈重的物品大概是鋼琴了，月娥不清楚織田老師的鋼琴賣給誰，那時她在礁溪國小當老師，聽說老師要回國了，她趕緊去探望：

織田老師要回日本以前，很多同學都有去看他，我聽說之後也趕緊去看他，我有包錢送他，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很少，他很高興，送我電唱機，還有很多很多黑膠唱片，都是世界名曲喔！貝多芬、巴哈……，不知道要如何感謝他。離開織田老師之後我轉去同學謝姬媛家，以前我就常常去她家，結果謝姬媛的媽媽看見老師送我的東西很羨慕的說：老師送你那麼多東西，真好，謝姬媛都沒有，分我們一點吧！我覺得不好意思，想說唱片捨不得給她，就把唱機送給她了，想說唱機可以去跟別人借。老師送我的唱片都是世界名曲，我捨不得給人。

我把唱片存放在家裡屏後的地方，有一天有人來收古物，他看上那些唱片，開不錯的價錢，大概可以買一條金項鍊，我爸爸不瞭解，以為那些唱片沒什麼用處，就賣了一部份，我知道以後很傷心，哭到不行，我媽媽就勸我：你爸爸又不知道那是多寶貝，好了，好了，不要一直哭。

結果那之後好像沒多久，突然看見有人賣一樣的唱片，也是世界名曲，不知道是不是拿我的唱片去翻製？我後來有再買一些。

## ■ 跨海師生情

大約是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那時開放日本跟台灣交流，織田老師曾遠道來台，蘭女的同學聯合設宴招待熱情迎接，又贈送老師紀念品，讓織田老師滿載而歸。分手的時候，月娥記得陪他一起走到宜蘭火車站，織田老師鼓勵她更上層

---

務工作包括學籍主任、圖書係、文書係、教導係。（參考文獻：台北州立蘭陽高等女學校 昭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現在（校況））

<sup>11</sup> 林鏗不負使命完成長岡老師的託付，多年後（1980）長岡老師及之前任教於蘭女的幾位同仁一行人曾回蘭女參觀，林鏗趁機詢問老師是否將作品帶回日本去，長岡老師表示不用了，請林鏗繼續保存就好。林鏗視此一作品為珍寶，懸掛在三樓的客廳，不輕易示人。2010年筆者去跟她訪談時，發現綢緞底布有朽壞的現象，幾經思量，她決定接受筆者的建議，捐給宜蘭縣史館永久保存。



樓，去參加中等學校音樂老師的檢定，他說：「你的程度可以，試試看！」正巧那時月娥也有意轉到礁溪中學任教，老師如此鼓勵，讓她增加不少信心。

雖然台灣與日本之間隔著大片的海洋，但師生之情並未斷絕：

很多年以來，我一直很感念織田老師當年對我的教導，後來聽說老師身體不大好，我跟第一屆的陳琇幃老師一個人寄五千塊去給他。當時寄現金的手續還滿麻煩的，我不太習慣處理這些事情，但竟然成功寄到了，我好安慰。我們寄錢去他很高興，寫信來，說他把錢拿去買安樂椅，他可以坐在上面搖來搖去，如果看到一些台灣的節目，就會想到台灣的學生。<sup>12</sup>

織田老師的大女兒淑子比月娥小九歲，在台灣出生的她還來不及長大，因著日本戰敗必須跟著父母返回日本，那個她未曾謀面的祖國，那年她 10 歲。長大後淑子步上乃父的後塵，成為一所高中的音樂老師。

許多年後（約民國七〇年代，月娥已退休），淑子女士及妹妹懷念她們幼年成長的地方，連同兩個已成年的女兒特從日本來台灣一遊，蘭女的同學們盛情接待，特地到台北集合設宴接風，又安排到宜蘭故地重遊，順道踏訪父親織田當年任教的高女，月娥的二女婿當時還充當司機接送，這一番熱情招待，讓淑子一行人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月娥記得在蘭女讀書時，寶塚歌舞團曾一度在蘭女大禮堂演出，大腿舞、時代劇，美妙的歌聲舞影在華麗的服裝及炫目的燈光烘托下，極盡聲光之娛，令人目不暇給，也深深地震撼了校風純樸的蘭女校園。對月娥來說，那真是一次難忘的觀賞經驗。這次難得相聚之後，雙方保持書信往來，月娥向對方打聽，能否買到有關寶塚的新報導？淑子因此常央請在東京工作的女兒，就地購買一些相關的書籍雜誌寄到台灣給月娥。

歲月的腳步悄悄挪移，織田老師及師母早已故世，月娥跟她的同學們多已當上曾祖母了，轉眼淑子、和子兩姊妹也已經當阿媽了。想到不久之後就要在日本相會，一起到大阪去欣賞懸念已久的寶塚歌舞團的演出，月娥的心情因期待而有著微微的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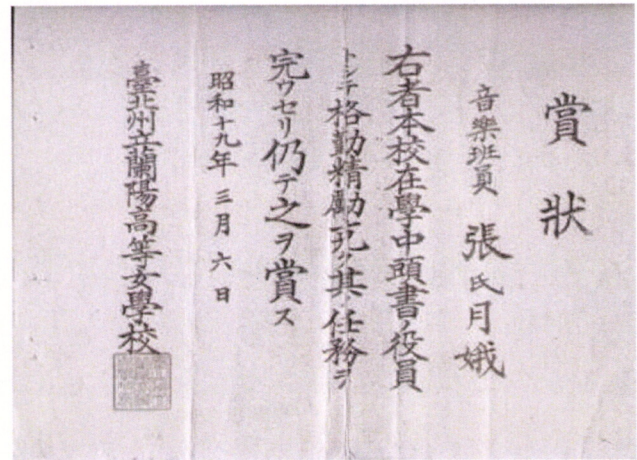
---

<sup>12</sup> 經查《蘭陽高女同窗會誌 27.28.29 合併號》（1980.7 出版），該刊第一頁刊登一封織田永生老師寫給舊日同事及學生的信（1976.12.29），信中透露他生了一場病，極可能因此訊息在學生之間流傳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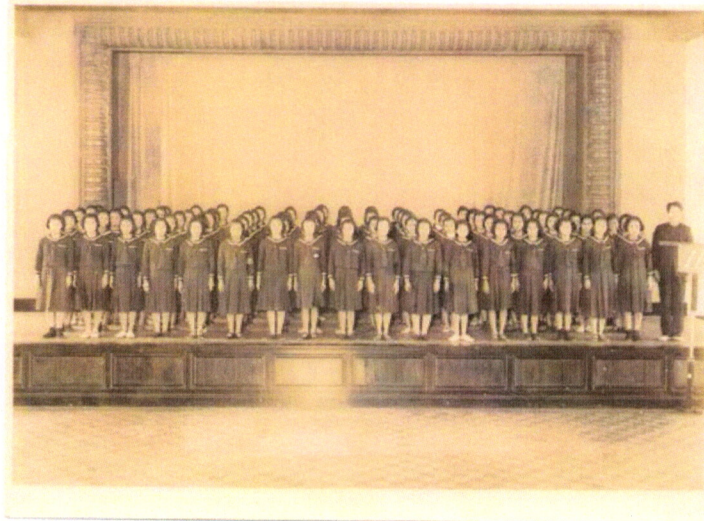
◎圖 1-5 張月娥高女學生照。



◎圖 1-6 張月娥的音樂班賞狀。



◎圖 1-7 織田老師指導蘭女學生表演合唱。(林鏗提供)



◎圖 1-8 音樂老師織田永生伉儷晚年。

